

柯灵 主编 白丁 编选

钓

台的春昼

——《论语》萃编

民
国
名
刊
精
选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民
国
名
刊
精
选

钓台的春昼

《论语》萃编



静在静中
动在动中
此是此中
妙处
此是此中
妙处
此是此中
妙处

静在静中
动在动中
此是此中
妙处
此是此中
妙处
此是此中
妙处

柯灵 主编
白丁 编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

民国名刊精选
钓台的春昼
——《论语》萃编

白 丁 编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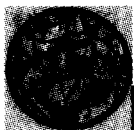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5 字数 246,000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 - 5325 - 2574 - 0

G·150 定价: 16.80 元



前言

白 丁

1932年9月16日,上海时代图书公司推出了一本题名《论语》的文艺性半月刊,16开46面,上下双栏。刊物问世后,销路极好,创刊号重印了几次,一下子轰动了读书界,以后始终保持销数超过三万份的势头。到1937年8月因全面抗战爆发停刊为止,《论语》连续出刊117期。抗战胜利后,又于1946年12月复刊,迄1949年5月终刊,续成177期,从而成为旧中国寿命最长并富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论语》的诞生和行世,涉及到旧中国文学界与出版界一系列风云人物和相关史事,其中首推林语堂和邵洵美,堪称是这个宁馨儿的催生婆。邵洵美以“唯美派”诗人和外国文学翻译家知名,同时也是热心新文化事业的出版家,此前刚盘下一家因经济窘迫而陷于停顿的画报,组成时代图书公司。不久便同因编写《开明英文读本》一举成名的林语堂结识,由于两人在气质和性情上颇有相通,所以一见如故,顿成知交,遂有《论语》半月刊的出世。林语堂负责编辑工作,出版发行及一应杂务则由时代图书公司负责。

《论语》创刊伊始,即以提倡“幽默闲适”为宗旨,主编者林语堂还特辟每期刊载的《我的话》专栏,前后凡数十篇,多为此类文

字。其实，林对“幽默”的提倡又并非始于《论语》，而是在《语丝》时期（1924～1930）。这一条脉络，曹聚仁有相当清晰的描绘：

《语丝》在北京创刊之初，也只是他们那一伙人的一时即兴之作，没有一定的文艺形式。到了周年纪念增刊上，他们才提到《语丝》的文体，他们那一伙人中，有意无意之中，形成了一种文章风格。这种风格，比较注重风趣，对社会人生，采取了讽刺批评的态度。其间，就有着幽默的文字。《语丝》和当时的《现代评论》派相对垒，《现代评论》派绅士气味比较重，《语丝》这一群，“幽默”味儿浓得多。林语堂先生的《子见南子》便是幽默的作品。在那时期，林先生还有着“幽孔老二一默”的勇气的。

直到《论语》半月刊在上海创刊了，他们才大吹大擂，把“幽默”抬了出来。自此，林语堂以《论语》而传，《论语》呢，也以林语堂而传。一般人总把“《论语》——幽默——林语堂”看作是三位一体的。（《我与我的世界·“论语”与幽默》）

循此脉络，参以 30 年代的文坛实践，我们便可以看出，“语丝体”大致沿着两种倾向发展，一途升华为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的战斗性小品文，一途演绎为暗寓讥刺于诙谐俏皮中的幽默小品，或富有谐趣的散文杂感、游记短论一类。而后一途的始作俑者，即林语堂和他创编的《论语》，所以后来亦有人称作“论语派”，连《辞海》上也列了专条。

创编《论语》时的林语堂，正处在从投身革命到消极退隐的转弯阶段，鼓吹“幽默”而获得喝采的原因，都应该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随着“四·一二”、“七·一五”等一系列反革命政变及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确立，当时有许多像林语堂一样的小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受到血腥屠戮的震撼。他们既痛恨媚外仇民的反动统治,又缺乏抗争的勇气,于是激流勇退,将屠户的凶残化为所谓“幽默”一笑(鲁迅:《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或在形似俏皮的冷讽热嘲中排遣内心的苦闷和愤懑。就在《论语》问世的第二年,林语堂依然怀着正义感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虽不赞同《论语》宗旨,还是应林约请写了些文章在上面发表,并对该刊的《萧伯纳专号》及《古香斋》专栏有褒扬之意。这些事实也能说明,尽管林语堂已经在对现实斗争作有意回避,但他及《论语》与自身历史、与《语丝》承传之间的联系,并不是能够一刀切断的。曹聚仁谓:“九·一八以后的中国,乃是文化界最苦闷的时期,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那一时期,也是产生杂文时期,讽刺的笔调,流行得很广。《论语》的半月大事记,也是匕首式的冷嘲,使当局看了,哭笑不得。”(《我与我的世界·“论语”与幽默》)我以为这一评价是比较平正的。

林语堂经手编发的《论语》,其实只有 27 期,此后便以扩大他的“幽默”阵地计,又替良友图书公司创办《人间世》,时为 1934 年春。《论语》则由邵洵美另外找人接手,先后主持笔政的有郁达夫、林达祖、李青崖、林徽音等,其中担任实际工作最久的是邵氏本人,所谓“幽默”的宗旨依旧不变。就时代背景来看,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占东三省,并向华北进逼,国民党则“安内”不已,政治黑暗,民不聊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激化。而《论语》、《人间世》等刊物还在大力提倡什么幽默闲适、抒写“性灵”,不仅不合时宜,客观上还起到诱导人们逃避现实斗争的消极作用。所以,鲁迅对之的态度从反对转为公开批判,由此还引发了文坛上关于小品散文等问题的一场论战。此事为许多人熟知,这里不拟展开。至于抗战胜利后复刊的《论语》,虽然愈益流入俏皮油滑,而未能像部分同仁所希望的办成中间偏左的阵地,

但于针砭时弊的传统仍有所承袭。比如对伪“国大”丑剧的挖苦,对所谓金融改革的抨击等,也还可观。当然,其总体倾向,毕竟同与现实斗争相联系的新文学主流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论语》断续行世 17 年中,形成了一个以郁达夫、老舍、俞平伯、丰子恺、许钦文、李青崖、何容、老向(王向辰)等众多文坛名人为代表的可观的创作阵容。由于种种原因,在建国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它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诸问题,基本上未获展开讨论。其实,同具有一定讽刺时弊的社会功能相比,《论语》的文学价值也是值得重视的。即以“论语体”论,对于一种文体的确立,一种情感传染方式和审美风格的形成,无疑对现代中国小品散文创作的繁荣化和多样性发生过重要影响。此外,《论语》在介绍世界优秀文学作品、发掘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等方面所作的努力,也是可资借鉴的。

《论语》作品的选辑工作,早在 30 年代即由时代图书公司自己做过。近年来,又有几家出版社以多种方式对其作过介绍。本书的选辑,试图做出自己一些新的东西:一是在体类和题材上侧重于多取最能体现《论语》基本风貌的小品散文;二是注重点面结合,既显示《论语》的主要阵容,也不忽略非名家所写而确能窥视其特色的作品。但如“幽默大师”林语堂、周作人等名家,因个人专集已充斥书市,就取基本舍弃态度了;三是打乱体裁,仅按发表顺序先后编排,文末注明刊发时间,或有帮助读者结合时代背景品味之益,亦得一瞥这份杂志自身的盛衰轨迹。当然,要在有限的篇幅中做到这一点,只能是一种努力而已。至于优劣短长,则静候读者批评指教。

1998 年 11 月



缘 起

《论语》社同人，鉴于世道日微，人心日危，发了悲天悯人之念，办一刊物，聊抒愚见，以贡献于社会国家。大概其缘起是这样的。我们几位朋友多半是世代书香，自幼子曰诗云弦诵不绝，守家法甚严，道学气也甚深。外客来访，总是给一个正襟危坐，客也都勃如战色。所谈无非仁义礼智，应对无非“岂敢”“托福”。自揣未尝失礼，不知怎样，慢慢的门前车马稀了。我们无心隐居，迫成隐士，大家讨论，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谓“养晦”，名士所谓“藏晖”的了。经此几年的修养，料想晦气已经养的不少，晖光也已大有可观；静极思动，颇想在人世上建点事业。无奈泰半少不更事，手腕未灵，托友求事，总是羞答答难于出口；效忠党国，又嫌同志太多；入和尚院，听说僧多粥少；进尼姑庵，又恐尘缘未了。计议良久，都没出路，颇与失意官僚，情景相似。所幸朋友中有的得享祖宗余泽，效法圣人，冬天则狐貉之厚以居，夏天则絺绤必表而出之；至于美术观念，颜色配合，都还风雅，缁衣羔裘，素衣麕裘，黄衣狐裘，红配红，绿配绿，应有尽有。谋事之心，因此也就不大起劲了。其间，也曾有过某大学系主任要来请我们一位执教鞭，那位便问该主任：“在此年头，教鞭是教员执的，还是学生执的？”那位主任便从此绝迹不再来了。也曾有过某政

府机关来聘友中同志，同志问代表：“要不要赴纪念周？做纪念周，静默三分钟是否十足？有否折扣？”由是党代表也不来过问了。

这大概是去年秋间的事。谋事失败，大家不提。在此声明，我们朋友，思仰圣门，故多以洙泗问学之门人做绰号。虽然迹近轻浮，不过一时戏言，实也无伤大雅。例如有闻未之能行者自称“子路”，有乃父好吃羊枣者为“曾子”，居陋巷而不改其乐者为“颜回”，说话好方人者为“子贡”。大家谋事不成，烟仍要吸。子贡好吃吕宋烟；曾子好吃淡巴菰；宰予昼寝之余，香烟不停口；子路虽不吸烟，烟气亦颇重，过屠门而大嚼故也。至于有子，推己及人，虽不吸烟，家中各种俱备，所以大家乐于奔走有子之门。有子常曰“我虽不吸烟，烟已由我而吸。”由是大家都说有子知礼，并不因其不吸，斥为俗人。闲时大家齐集有子府上，有时相对吸烟，历一小时，不出一语，而大家神游意会，怡然而散。

一天，有子看见烟已由彼而吸的不少，喟然叹曰：“吸烟而不做事可乎？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颜渊哂然对曰：“尝闻之夫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难为了我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至三年之久！积三年所食，斐然成章，亦可以庶几也矣乎？”子路亦曰：“尝闻之夫子，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于是大家决定办报，以尽人道，而销烟账。

惜其时子路之岳母尚在，子路以办报请，岳母不从。事遂寝。

今年七月，子路的岳母死。于是大家齐立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三嗅而作，作《论语》。

大概办报的消息传出之第二天，就有友人来访。我们依例各序宾主让坐之余，大家端容正色肃肃穆穆的谈起来。友人便

问：

“吾兄为什么要办报？敢问宣传什么主义？”

“没有！没有！”我连忙的拱手回答。

友人怕我未曾听懂，又进一步问：

“诸位办报，持什么主张？”

“岂敢！岂敢！”是我固谦的回答。

其时朋友有点慌张起来了。“诸位办报应该有个立场呵！敢问你们站在什么立场上？”

“请坐！请坐！”我仍旧很和气的答他。于是那位朋友，不知怎样，竟悻悻然扬袂而去了。

第三天，又有一位朋友投刺来访。也是听到办报的消息，也是来寻根究底的。“好吧，请见。一办报，此身已非己有的了。我已许身于社会与国家了。”我对听差的说。这位朋友，看来更加孟浪。寒暄之下，那位朋友很唐突的问：

“你们钱那里来的？是孙是胡？是汪公？是蒋公？”

“不知道。”我说。

“怎么不知道？”

“委实不知道。”我回答。

“未必然吧！”朋友摇头的说。“四者之中，必有其一。”言下颇有齐天大圣跳不出如来五老峰下之意。

“都不是。”

“怪事！怪事！”那位朋友说。

“我们很有钱，难道凡有钱便是怪事吗？”

“那末，钱那里来的？怎么不知道？”

“钱是由我们同人中一位高门鼎贵的友人来的。我们但知他豪爽，至于他这钱那里来的，我们怎知道？而且羊毛出在羊身上，将来这钱要读者出的，读者这钱那里来的，我们更不敢穷究

了。”

到此，那位虽然大失所望，悻悻然见于其面，遂也无话可说了。

沉默良久，朋友又发问：

“你们为什么要办报？”

“不知道。”我说。

“又是一个不知道，怎么说！”

“我们同人，不知怎样，忽然高兴起来，想要办报，所以叫做不知道。”

“凡人做事，都应该有个理由。岂可做事，而自己莫名其妙？”

“凡人想做的事，都应有个理由。”我更正的说：“实做的事，都是本人莫名其妙。譬如某人成巨公，某人成名将，他们知其所以吗？世事类多如此，何必向天追究。比如青年择业，年少气盛，都抱有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之雄心。乳臭未干，便拿定主意，我要学矿业工程，我要做牙科博士。及至学成，也许牙医做有名知县，矿工成模范校长，报馆主笔忽然经理煤炭，回国领事改办公共卫生，当其呱呱堕地时，何尝敢做这种打算？凡事，其来也茫然，其去也兀突，我们阅历所见，无非类此。不但男子择业，我们办报，不甚了了；就是女子择婿，也是大多茫然。倘是花前月下，女子问天：‘我某女士呵，何以偏遇某先生？’有谁答得出？大概最后决定，都是看看自己年纪，算算自家前途，在几个无甚足取的青年中，择肥而噬，碰碰造化，托以终身罢了。若要过于认真，便遇痴汉，这也是你我所亲验得来的了。当今女子，从小就做起美满姻缘的梦，留下祸苗。须知世上那有这许多品德才貌兼全的人，可以供她称心满意？因此做起亲来，‘良人’不够分配；‘良人’不够分配，乃多半事与愿违；事与愿违，婚姻乃

多破裂。就是你们一班好讲理由、理想、主义、主张的人的罪。办报也是因缘际会，有人肯执笔，有人肯拿钱，由是这报就‘应运’而生了。”

“那末，你们办这报的因缘际会，际什么会呢？”

“你真要知道？”

“我真要知道！”

“因为我们同人中有一位的岳母死了，”我据实的奉告。

但是这回因为我太老实，由是又开罪了那位朋友。他便快快不乐，认为一无所获，废然而返了。

（第一期，1932年9月16日）

论语社同人戒条

一、不反革命。

二、不评论我们看不起的人(自郅以下的悉列入《子不语》),但我们所爱护的,要尽量批评(如我们的祖国,现代武人,有希望的作家,及非绝对无望的革命家)。

三、不破口骂人(要谑而不虐,尊国贼为父固不可,名之为忘八蛋也不必)。

四、不拿别人的钱,不说他人的话(不为任何方作有津贴的宣传,但可做义务的宣传,甚至反宣传)。

五、不附庸风雅,更不附庸权贵(决不捧旧剧明星,电影明星,交际明星,文艺明星,政治明星,及其他任何明星)。

六、不互相标榜;反对肉麻主义(避免一切如“学者”“诗人”“我的朋友胡适之”等口调)。

七、不做痰迷调;不登香艳词。

八、不主张公道;只谈老实的私见。

九、不戒癖好(如吸烟,啜茗,看梅,读书等),并不劝人戒烟。

十、不说自己的文章不好。

(第一期,1932年9月16日)



钓台的春昼

郁达夫

因为近在咫尺,以为什么时候要去就可以去,我们对于本乡本土的名区胜景,反而往往没有机会去玩,或不容易下一个决心去玩的。正唯其是如此,我对于富春江上的严陵,二十年来,心里虽每在记着,但脚却从没有向这一方面走过。一九三一,岁在辛未,暮春三月,春服未成,而中央党帝似乎又想玩一个秦始皇所玩过的把戏了,我接到了警告,就仓皇离去了寓居。先在江浙附近的穷乡里游息了几天,偶而看见了一家扫墓的行舟,乡愁一动,就定下了归计。绕了一个大弯,赶到故乡,却正好还在清明寒食的节前。和家人等去上了几处坟,与许久不曾见过面的亲戚朋友来往热闹了几天,一种乡居的倦怠,忽而袭上心来了,于是乎我就决心上钓台去访一访严子陵的幽居。

钓台去桐庐县城二十余里,桐庐去富阳县治九十里不足,自富阳溯江而上,坐小火轮三小时可达桐庐,再上则须坐帆船了。

我去的那一天,记得是阴晴欲雨的养花天,并且系坐晚班轮去的,船到桐庐,已经是灯火微明的黄昏时候了,不得已就只得在码头近旁的一家旅馆的高楼上借了一宵宿。

桐庐县城大约有三里路长,三千多烟灶、一二万居民,地在富春江西北岸,从前是皖浙交通的要道,现在杭江铁路一开,似

乎没有一二十年前的繁华热闹了。尤其要使旅客感到萧条的，却是桐君山脚下的那一队花船的失去了踪影。说起桐君山，却是桐庐县的一个接近城市的灵山胜地。山虽不高，但因有仙，自然是灵了。以形势来论，这桐君山，也的确是可以产生许多口音生硬、别具风韵的桐庐嫂来的生龙活脉。地处桐溪东岸，正当桐溪和富春江合流之所，依依一水，西岸便瞰视着桐庐县市的人家烟树。南面对江，便是十里长洲，唐诗人方干的故居，就在这“十里桐洲九里花”的花田深处。向西越过桐庐县城，更遥遥对着一排高低不定的青峦，这就是富春山的山子山孙了。东北面山下是一片桑麻沃地，有一条长蛇似的官道，隐而复现，出没盘曲在桃花杨柳、洋槐榆树的中间，绕过一支小岭，便是富阳县的境界，大约去程明道的墓地程坟，总也不过一二十里地的间隔。我的去拜谒桐君，瞻仰道观，就在那一天到桐庐的晚上，是淡云微月，正在作雨的时候。

鱼梁渡头，因为夜渡无人，渡船停在东岸的桐君山下。我从旅馆踱了出来，先在离轮埠不远的渡口停立了几分钟。后来向一位来渡口洗夜饭米的年轻少妇躬身请问了一回，才得到了渡江的秘诀。她说：“你只须高喊两三声，船自会来的。”先谢了她教我的好意，然后以两手围成了播音的喇叭，“喂，喂，渡船请摇过来”地纵声一喊，果然在半江的黑影当中，船身摇动了。渐摇渐近，五分钟后，我在渡口却终于听出了咿呀柔橹的声音。时间似乎已经入了酉时的下刻，小市里的群动，这时候都已经静息，自从渡口的那位少妇在微茫的夜色里藏去了她那张白团团的面影之后，我独立在江边，不知不觉心里头却兀自感到了一种他乡日暮的悲哀。渡船到岸，船头上起了几声微微的水浪清音，又“铜东”的一响，我早已跳上了船，渡船也已经掉过头来了。坐在黑影沉沉的舱里，我起先只在静听着柔橹划水的声音，然后却在

黑影里看出了一星船家在吸着的长烟管头上的烟火，最后因为被沉默压迫不过，我只好开口说话了：“船家！你这样的渡我过去，该给你几个船钱？”我问。“随你先生把几个就是。”船家的说话冗慢幽长，似乎已经带着些睡意了，我就向袋里摸出了两角钱来。“这两角钱，就算是我的渡船钱，请你候我一会，上山去烧一次夜香，我是依旧要渡过江来的。”船家的回答，只是恩恩乌乌，幽幽同牛叫似的一种鼻音，然而从继这鼻音而起的两三声轻快的喀声听来，他却似已经在感到满足了，因为我也知道，乡间的义渡，船钱最多也不过是两三枚铜子而已。

到了桐君山下，在山影和树影交掩着的崎岖道上，我上岸走不上几步，就被一块乱石拌倒，滑跌了一次。船家似乎也动了恻隐之心了，一句话也不发，跑将上来，他却突然交给了我一盒火柴。我于感谢一番他的盛意之后，重整步武，再摸上去，先是必须点一枝火柴走三五步路的，但到得半山，路既就了规律，而微云堆里的半规月色，也朦胧地现出一痕银线来了，所以手里还存着的半盒火柴就被我藏入了袋里。路是从山的西北盘曲而上，渐走渐高，半山一到，天也开朗了点，桐庐县市上的灯光也星星可数了。更纵目向江心望去，富春江两岸的船上和桐溪合流口停泊着的船尾船头，也看得出一点一点的火来。走过半山，桐君观里的晚祷钟鼓似乎还没有息尽，耳朵里仿佛听见了几丝木鱼钲钹的残声。走上山顶，先在半途遇着了一道道观外围的女墙，女墙的栅门却已经掩上了。在栅门外徘徊了一刻，觉得已经到了此门而不进去，终于是不能满足我这一次暗夜冒险的好奇怪癖的。所以细想了几次，还是决心进去，非进去不可，轻轻用手往里面一推，栅门却“呀”的一声早已退向了后方开开了，这门原来是虚掩在那里的。进了栅门，踏着为淡月所映照的石砌平路，向东向南的空走了五六十步，居然走到了道观的大门之外，这两

扇朱红漆的大门，不消说是紧闭在那里的。到了此地，我却不想再破门进去了，因为这大门是朝南向着大江开的，门外头是一条一丈来宽的石砌步道，步道的一旁是道观的墙，一旁便是山坡，靠山坡的一面并且还有一道二尺来高的石墙筑在那里，大约是代替栏杆，防人倾跌下山去的用意，石墙之上铺的是二三尺宽的青石，在这似石栏又似石凳的墙上，尽可以坐卧游息，饱看桐江和对岸的风景，就是在这里坐它一晚也很可以，我又何必去打开门来，惊起那些老道的恶梦呢？

空旷的天空里，流涨着的只是些灰白的云，云层缺处，原也看得出半角的天和一点两点的星，但看起来最饶风趣的，却仍是欲藏还露、将见仍无的那半规月影。这时候江面上似乎起了风，云脚的迁移更来得迅速了，而低头向江心一看，几多散乱着的船里的灯光，也忽明忽灭地变换了一变换位置。

这道观大门外的景色，真神奇极了。我当十几年前，在放浪的游程里，曾向瓜州、京口一带消磨过不少的时日，那时觉得果然名不虚传的，确是甘露寺外的江山，而现在到了桐庐，昏夜上这桐君山来一看，又觉得这江山之秀而且静，风景的整而不散，却非那天下第一江山的北固山所可与比拟的了。真也难怪得严子陵，难怪得戴征士，倘使我若能在这样的地方结屋读书，以养天年，那还要什么的高官厚禄，还要什么的浮名虚誉哩？一个人在这桐君观前的石凳上，看看山，看看水，看看城中的灯火和天上的星云，更做做浩无旁际的无聊的幻梦，我竟忘记了时刻，忘记了自身，直等到隔江的击柝声传来，向西一看，忽而觉得城中的灯影微茫地减了，才跑也似地走下了山来，渡江奔回了客舍。

第二日侵晨，觉得昨天在桐君观前做过的残梦正还没有续完的时候，窗外面忽而传来了一阵吹角的声音。好梦虽被打破，但因这同吹笙簫似的商音哀咽，却很含着些荒凉的古意，并且晓风